

导演程耳： 《无名》“开盖即饮”

■文/刘璐琦 白晨



睽违七年，程耳带着他的新作《无名》进军一年中厮杀最激烈的“春节档”，面对短视频和直播带货对电影行业的淘洗，程耳毅然跃身进宣发大潮，带着主创团队马不停蹄地参加发布会、线上直播、首映活动。见到主持人时，程耳轻声问了一句：“今天上链接吗？”

“上链接”这个词是程耳在《无名》的售卖直播间学会的，“3、2、1，开拍”，《无名》的预售票房便有了最直观地跃升，程耳觉得来得直接，很是新鲜。

提到程耳导演，便绕不开他七年前执导的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，这部在当年上映时“无人问津”的电影最终收获票房1.22亿，不抵《无名》的预售票房成绩。

未曾想，七年来，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的口碑评分却越来越高，程耳逐渐进入主流观众视野。

王传君在采访时说：“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像是一坛好酒，越放越香。”程耳赶忙打断：“《无名》不用，《无名》开盖即饮。”

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之后，程耳意识到宣传方案需更贴近观众的口味喜好，他接连在宣发上造势，用“超级商业大片”、“爽片”去定义《无名》，“他们一直都说我过于文艺，那我就开开玩笑”，面对《无名》超3亿的制作成本，程耳对于票房和口碑发生错位这件事感到诚惶诚恐，他希望当下就看到回报。

◎《无名》，是部“爽片”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《无名》有一个标签是谍战片，您认同这样的分类吗？

程耳：我理解真正的标准意义上的谍战片，它就是一个孤立的事件，出现了巨大的危机，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危机，这类影片好像是谍战片。谍战片相对是一个比较窄的门类。当然我觉得这么去概括《无名》也无妨。

但我自己内心觉得它可能比所谓的谍战更加宽泛一点，它是那个年代的史诗，是一曲挽歌，或者是哀歌一曲，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电影的基调是沉闷的。

我觉得我们不是那么浅薄的，或者说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所谓极端

剧情的电影，我们还是试图在一个精彩好看的故事里，融入更多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悟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被认为是一部“有观影门槛”的电影，一些观众表示“看不懂”。您会担心，观众看不懂《无名》吗？

程耳：不会。

其实，我也不认为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有观影门槛。《无名》这次会更简单，它的整个叙事以及故事是非常单纯的，大家看完电影会知道，你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把这个故事概括出来。

它最大的优势在于结尾逐渐走向“爽片”的过程，真的是非常酣畅，

它没有解读的困难，没有解读的障碍。这一次即便有不一样的叙事结构，也是非常易读的，不会再次让大家看不懂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在您看来，《无名》在哪些地方超越了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？

程耳：我们之前可能给大家的认同感不够，还是文艺了一点，但这次真的很商业。

《无名》是一部超级商业片，它非常爽，也非常好看，当然它表达了沉重的历史，但同时它有非常幽默的段落。在传统商业性上，《无名》确实做出了某种突破，一定会让大家耳目一新。

另外，我作为导演最大的感受是，这次是我完成度最好的一次。通过之前的合作，或者之前的交流，我们整个剧组每一个工作人员，包括摄影师、美术、造型指导，甚至整个剧组的方方面面，我觉得我们磨合到了一个最好的程度，电影的完成度非常高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如何看待电影的票房成绩和作者性的自我表达这二者之间的关系？

程耳：尊重票房作为电影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，但反对把票房视为一切。我渴望在二者之中找到一种平衡。愉悦观众，表达自我，这是我的一个愿望。

◎ 反复被问到“为什么选王一博？”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我们在《无名》中，看到了梁朝伟的身影，您是如何说服他加入的？

程耳：过程其实也很简单。作为华语导演，甚至于说在亚洲拍电影，能够跟梁先生合作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我们也很快就接洽到嘉玲姐，嘉玲姐说：“那好，你拿个剧本。”我发了剧本给她，非常巧的是，梁先生那会正好在香港，他在家看了剧本，感觉还不错，就想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电影。

正好英皇是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的投资方之一，所以英皇影院有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现成的拷贝，梁先生在香港英皇影院看了一场，就跟我通了一个电话，说我们还是尽量能够一起拍一部戏，他很喜欢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，很快就促成了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有人说梁朝伟是一个“符号感”很强的演员，您怎么看？

程耳：我不认为梁先生有特别强烈的“符号感”，他每一次都不太一样，每一次都有非常独特、丰富的一面。

具体到《无名》的创作，他这个人物身上承载了更多的历史感，我们着力通过他这个人物去梳理那一段历史，所以他常常是跳脱了一个非常既定的，或者非常限制性的戏剧矛盾冲突的人物，他像是站在一个特别的观点总结这一切，安排这一切。

从完成的角度，这一次梁先生的年龄感是最饱满的，他是一个更帅、更加魅力四射的形象。既饱满，又深邃。我觉得他的状态是非

常完美的一个年龄感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与梁朝伟合作，感觉如何？

程耳：梁先生给整个剧组每一个人带来的感觉是如沐春风。他就像一个天使，对所有人微笑，咧开嘴微笑。每拍一条之前，他都会跟执行导演、摄影师，点头致敬，意思说我OK了，你们拍吧，就是如沐春风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据说，王一博在您心中是叶秘的不二人选？

程耳：大家反复在谈论：当初为什么选择王一博？看完片子，大家可能会认同我说的。他确实就是造型做一下，衣服换一下，就是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。他的优雅、力量感，以及他偶尔展现的一点点脆弱，他就是那个时期的人，就是属于那个

年代的上海。包括大鹏、传君也一样，非常优雅、沉稳，好像内心有千钧之力，表现出来风轻云淡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对他最终的表现满意吗？

程耳：一博在现场的工作状态，如果我不说，大家都很难想象。他非常谦逊，也非常敬业，有足够的耐心。

拍摄现场导演是要完全投入到拍戏中，很多额外的东西都是干扰，一博在这一点上，确实做到了不仅让我，而且是让剧组其他工作人员都觉得特别舒服，他太有礼貌了，太谦逊了。

就因为他谦谦君子的这种面貌，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如何去把电影拍得更好，人物塑造得更好，所以特别感谢一博。

◎ 摩登上海的民国往事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《无名》和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的故事都发生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，两部影片中，都用到了上海方言，您不是上海人，为何会对上海文化情有独钟？

程耳：我从1999年到2008年一直在上海生活。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后，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，所以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很长时间。

对于民国的这些认知，更多的是来自于阅读，当你试图去了解分析整

个民国历史的时候，上海这个城市是你无法忽略的，这段历史大量的篇幅都在上海。

所以一方面是我在上海的生活经验，一方面源于我阅读得到的认知，确实有一种个人的情感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除了上海话，电影中还广东话、普通话、日语等，怎么会在一部电影中用了这么多方言、语言？

程耳：方言是一个城市的魂魄，

是我们不应该去放弃的东西。《无名》里面有普通话、上海话、广东话、日语，我们尽可能地让戏中人都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去说话，因为生活中我们就是这样的，我们无论去到世界任何角落，最忘不掉的，还是我们的方言，我们内心的那一份乡愁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有它独特的气质在，您希望《无名》传达出怎样的气质？

程耳：其实优秀的电影都基于一

个非常独特的城市。大家不妨回忆一下，我们自己内心钟爱的那些电影，它都得益于一座非常独特、活力四射的城市，无论它是纽约、上海、北京，或是任何地方。

我觉得城市环境和你的人物以及最终呈现给大家的电影，这中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，重点在于我们需要把人物、叙事，真正地渗透到这座城市以及这个环境中去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《无名》的拍摄有留下什么遗憾吗？

程耳：对我来说，留下的遗憾其实非常少，我们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极致。

◎ 观众不应该被低估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对电影声画的严格要求近乎偏执，大家都说您有强迫症，您同意吗？

程耳：当然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强迫症，但对于我来说，更多是一种本能。

我们希望让画面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享受，无论是服装、造型、食物，还是每一次剧情的编织，每一次埋的

伏笔，它最终会融入电影这样一个完整的产品中去，愉悦到大家，让每一个不同的观众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，都能获得专属于自己的愉悦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电影里，王一博饰演的叶秘有许多条不同样式的领带，这一细节的处理，有何用意？

程耳：我们确实用了一些笔墨去描述。有一场戏中王一博特意换了

一条领带，至于他为什么换这条领带，我觉得大家自己可以去发现，去理解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预告片中有许多偷窥视角，究竟是谁在偷窥？

程耳：这个问题其实跟刚才说到的领带是相似的，其实无论是我们的每一条领带、每一顿饭，还是每一个镜头，如果它看起来像是偷窥的视

《无名》宁波答谢观众 军人观影动情：我们要铭记无名英雄

本报讯 电影《无名》正在热映中，大年初五，导演及编剧程耳、领衔主演王一博来到浙江宁波，与观众们热情互动。当天有军人到场观影动情表示：“说这部电影不适合春节档是令人寒心的，是电影里的他们为我们缔造了光明，我们一定要铭记这些。”

《无名》浙江宁波路演现场，观众们热情地表达对电影的喜爱。有观众已达成“八刷”成就，并表示：“电影院里很少有这样既有探索乐趣，又有欣赏价值的电影，今天八刷还能发现新细节，很享受。”而片中无名英雄们的牺牲与奉献也令观众深深共情，有一名军人当天到场观影，称自己观影过程中感触颇多：“电影中的那个年代，没有‘上帝视角’的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选择，但仍有一群人义无反顾在黑暗中寻找光和希望，这非常令我感动。说这部电影不适合春节档是令人寒心的，因为春节不能只关注我们，也要关注电影里的他们，是他们为我们缔造了光明，我们一定要铭记这些。”电影《无名》在银幕上用深厚的立意、精巧的故事、考究的声画感动着观众，在银幕外也传递着真诚向上的信念。有观众表示看完电影坚定了追求美好的信心：“这部电影给了我很多力量，希望我们以过往苦难为食，勤修自身，坚持自己的追求和热爱，一往无前。”

电影《无名》中，演员对角色的诠释入木三分，让观众们深深入戏，层次丰富的情感表达令观众直呼“过瘾”，拳拳到肉的打戏也令人紧握一把汗。提及片中的打戏，程耳和王一博感谢剧组武行：“大多数时候是节制着收着力，但有些时候需要真用力真打，武行们真的很辛苦，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。”片中的各种“神来之笔”也引得观众向导演讨教拍摄手法，程耳则谦虚表示：“当我们准备得充分，文本也准确，一切都是一气呵成。‘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’，电影也是这样。”

至此，电影《无名》从大年初一至初五的路演正式结束，程耳和王一博也分享了自己在这期间的感受，表达了自己的不舍。程耳表示：“非常感谢春节期间观看我们电影的观众，不管是观众席里的你们，还是台上的我们，都是幸运的。未来我们也会关注更广泛的群体，希望能尽快与大家再见面。”王一博称：“这是我第一次作为演员与观众见面，感觉我们的努力真的被大家看到了。杀青时不舍，没想到路演结束还会有不舍的感觉。”

电影《无名》宛如“套盒”般的构思令观众深深着迷，每个角色背后的故事都引人想要一探究竟，正如观众所言影片“既有探索乐趣，又有欣赏价值”。

(杜思梦)

《深海》发布全新“彩蛋” 海獭揭秘“有温度”的粒子宇宙

本报讯 近日，奇幻电影《深海》发布“有温度”海獭彩蛋。彩蛋以“奶音”海獭的视角，诠释影片“粒子”特效背后温暖含义：五彩粒子就是个一个组成我们生活的“微亮瞬间”，记录并留住我们对生活的期望。据悉，电影《深海》是春节档唯一3DIMAX影片，也是首部有杜比视界国产动画电影，“前所未见”的大银幕适配性使大量“电影新客”走入影院观看。

《深海》以前所未有的美学风格及全新“粒子水墨”技术被大家熟知。影片用绚丽的光影和色彩，将传统印象中幽暗恐惧的深海，编制成为唯美梦幻的世界。而此次“有温度”海獭彩蛋，揭示了粒子背后的深层含义：有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是灰色的，但总有一些彩色的粒子环绕着你——可能是某个期待的日子、炙热的梦想、被美味击中的一刻……生命的意义，或许就是这些舍不得错过的“微亮瞬间”。

此外，《深海》在成为大量年轻

人“治愈力之源”的同时，也俘获了家长们的喜爱。有位家长在评论区留言：“6岁的女儿和14岁的儿子看完后紧紧抱着我，我想这就是孩子们的感受，从结果看，这真的是一部好片子”。而更多网友发现，《深海》的“神奇”之处在于，不同年龄、不同经历的人，在同一部影片中，获得的感受有可能截然不同。而带给不同观众不一样的感受和讨论，电影正应是这样的存在。

近日，田晓鹏导演在直播中与网友连线问答，毫无保留地坦诚相见获评“太真诚”。在被问到是否会在此次《深海》中的研究成果共享时，田晓鹏表示“绝对全部共享”：“包括对流程简化和降本探索，都会服务于其他影片。我们有一个精神——只要是研发出来的东西，国内任何公司团队都可以共享。中国动画的发展，不用有这些壁垒。整个动画界还是挺团结的。”

(影子)

合家欢喜剧《交换人生》 发“家人的愿望”彩蛋视频

本报讯 由苏伦导演、编剧，雷佳音、张小斐、张宥浩领衔主演，沙溢、刘敏涛、余皑磊特别出演，丁嘉丽、吴彦姝、杨恩又、曹桐睿主演，岳云鹏、杨迪、徐志胜、王莎莎、宋家腾特邀出演的合家欢喜喜剧电影《交换人生》正在热映中。这部温暖的电影让观众直言：“笑过之后还暖暖的，《交换人生》值得全家人一起看”。

近日，电影《交换人生》曝光一支“家人的愿望”彩蛋视频。视频中，“陆小谷”张宥浩记录全家“交换人生”的愿望。“妹妹”杨恩又和阿丽阿姨交换，“妈妈”刘敏涛想变成仙女，“奶奶”吴彦姝想变成戴着花的蜈蚣在草原狂奔，“爸爸”沙溢则幽默地套娃式回答，想“娶了仙女骑着蜈蚣在草原上狂奔”。一家人的愿望天马行空，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。但最终，正如视频结尾那句温暖的话，“不管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”。

电影中，雷佳音不光一人分饰

两角，在大叔与少年之间切换自如，还因为许愿时一个迟疑的“呃”，错变成了一只大白鹅。变成鹅的雷佳音挥舞着翅膀对张小斐疯狂比心，也给观众带来了开心。看过电影后，观众们开启了花式偶遇“大鹅”雷佳音的欢乐模式。有观众表示，《交换人生》后遗症，看到鹅总觉得会发出雷佳音的声音”。还有观众拍下“铁锅炖大鹅”的照片，喊话雷佳音“一起吃”，全网偶遇大鹅的场面格外温馨。

电影中，奶奶对家人包容的爱打动了许多观众，奶奶的视频留言也让人相当动容。有观众感慨，“被奶奶的独白看哭了，不管变成什么样子，在奶奶心中，我们永远都是当初那个天真懵懂的孩子。”还有观众坦言，“无论离家多远，家人毫无保留的爱，就是我们面对一切的底气”。有观众直言，“这个春节最温暖的打开方式，就是与家人欢聚，彼此拥抱，一起体验一场有笑有泪的治愈系合家欢”。

(影子)